洪範政鑒卷第六之上

木行下

狂常雨若

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而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

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隱遂立隱不許翬懼易其辭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

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孽
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簒殺禍
將成也隱公不寤後二年被殺
漢成帝建始三年秋關中大雨水四十餘日
京中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嗥呼
長安中大潰
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昔稼更生鼠
巢樹上雒陽暴雨壞民廬舍方儲曰雨不時
節妄賞賜也

安帝元初四年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曰今秋稼茂好連雨夫霖雨者人怨所致京房曰人勞勤苦雨水絶道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爲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其罰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梁冀秉政謀害鄧貴人母宣上欲誅冀懼其持權日久威勢彊盛恐有背害密與近臣圖其方略其秋冀卒以罪誅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時竇武謀
廢中官其年曹節起兵先誅武交兵闕下武
敗走追斬之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時帝新棄代何
進袁紹謀誅中官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
死者數千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
常至殺鳥雀楊阜曰此常雨之罰時明帝居
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水失其性故常雨爲罰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案劉歆說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也亮尋見廢晉成帝咸康元年八月荆州大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稼時帝幼權在下之應

齊武帝永明八年四月陰雨積霖十七日乃止十一年三月雨暫晴復陰至七月止

明帝永泰元年十二月雨至廢帝永光元年

五月二十一日乃霽占天下兵時虜寇雍州
帝未幾被廢
梁武帝天監七年七月雨至十月乃霽傳曰
陰氣彊積然後生雨水之災時頻年興師又
大舉北伐諸軍頗捷而士卒罷弊百姓怨望
陰氣畜積之應
陳宣帝太建十二年八月大雨霖霪時始興
王叔陵驕恣陰氣盛彊之應也明年宣帝晏
駕後主立叔陵刺後主作叛令蕭摩訶破之

死者千數

後齊武成武平七年七月大霖雨民户流亡是時駱提婆韓長鸞用事小人專政之罰也

唐則天長安四年九月後霖雨陰晦百五十日至中宗神龍元年正月五日五王誅二張孝和返正始霽

中宗景龍中東都霖雨百餘日閉坊市北門駕車者苦甚迂揚言宰相不能調陰陽以致常雨之罰

德宗正元二年夏京師大雨通衢水深數尺溺死甚衆吏部侍郎崔縱自崇義里西門爲水漂浮行數十步鋪卒救之免

順宗正元二十一年連月霖雨不霽時帝病風王伾王叔文用事乃下制立憲宗爲皇太子制出即晴此常雨之罰也

憲宗元和八年六月京師大雨毀屋揚瓦人多壓死水積城南深處丈餘詔出宮人二百車以水害誡陰盈也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六月至九月大雨江河
崩決壞民田洛水漲壞天津橋漂廬舍鄴都
又御河漲鞏縣河決壞敖倉詔以百官踣泥
塗可三日一朝
四年正月又以久雨爲沴避正殿減常膳撤
樂省費以荅天譴
明宗清泰元年九月連雨害稼詔禜都城門
三日不止又祈山川告宗廟社稷
周太祖廣順二年雨京師水深二尺壞牆屋

不可勝計諸州皆大雨所在河溢害稼陰盛之致也

服妖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伐東山臯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偏衣謂左右異色其半象公服也金玦以金爲玦半環曰玦狐突曰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狐突晉大夫伯行時爲太子御戎也衣所以明貴賤佩所以表中心故恭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謂十二月盡時衣以尨服遠

其躬也尨雜色謂偏衣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涼薄也尨色不能純故曰薄也冬主殺氣金行在西是謂之寒玦形半缺故云離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梁餘子養晉大夫時爲軍御軍之常服則韋弁下弗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奇奇怪非常意金玦猶決去不反意也是有害太子之心也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此服妖也鄭子臧好聚鷸冠子臧鄭文公子也鷸翠鳥天將雨則知之故知天文

者冠鷸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劉向以爲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爲子臧之身亦文公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晉文公爲公子避驪姬之難出奔過鄭鄭不禮焉又犯天子命而伐滑鄭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不聽執二子不尊尊恭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漢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側注者言形側立而下也高九寸鐵爲卷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劉向以爲近服妖時賀狂悖聞昭帝不豫弋獵馳騁如故與騶奴宰人游居娛戲

驕嫚不恭冠者尊服奴者賤人賀無故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至尊墜至賤也其後昭帝立賀爲嗣狂悖無道縛戮諫者大臣白皇太后廢爲庶人賀爲王時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方山冠以五采縠爲之樂舞人所服此服妖亦犬禍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耳去之則存不去則亡賀既廢數年復有皐死不得置後又犬禍無尾之效也京房曰行不順

厥各人奴冠天下叛辟無嫡妾子拜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

成帝好爲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皆白衣袒幘袒幘不加上冠帶持刀劒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大臣切諫谷永曰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稱張放家人是爲卑字爲微行故變易姓名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爲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

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溷肴亡別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將以庶人受土田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

更始諸將過雒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鬣智者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其後果爲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
折腰步齲齒笑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
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梁冀家所
爲京都歙然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婚
媾王室大作威福天戒若曰將往收捕婦女
憂愁蹙眉啼泣吏卒製頓折其腰脊令髻傾
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後果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幘顏短耳長短上長
下時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

左右縱爲姦慝海內慍曰一將軍死五將軍
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
上短下長與冀同占其後帝因日蝕之變乃
拜韓寅爲司隸以次誅鉏京都肅清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
漆畫五采爲系此服妖也及黨事發傳黃門
北寺多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
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空侯胡

笛胡舞京都貴戚皆効之此服妖也其後董
卓擁胡兵掠宮掖之應靈帝於宮中西園駕
四白驢自操轡驅馳以爲大樂公卿貴戚轉
相效效賈與馬齊案易行天者莫若龍行地
者莫如馬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所
用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天意若曰國
且大亂賢愚倒植執政皆如驢也其後董卓
陵虐王室多援邊人胡種跨蹈中國
熹平中省内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

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司徒
古之丞相統壹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
人尸祿素餐在位者皆如狗故狗入其門
靈帝數遊戲西園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人
身爲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食因共飲食
爲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叛
獻帝建安中男子衣好爲長肘而下甚短女
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莫嗣以爲服妖是陽
無下而陰無上天下未欲平也後遂大亂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爲白帢以易舊服傅休奕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曰縞素凶喪之象名之爲帢毀辱之言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明帝著繡帽披縹紈半袖楊阜曰此禮何法服邪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紅紫況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攘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國衰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巨人二號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案古長人見爲國亡長狄見臨洮爲秦亡之禍始皇返以爲祥鑄銅人以象之魏又法亡國之器於義無取蓋服妖也

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休奕曰此服妖也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若内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末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各均也

吳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百姓彫困卒以亡國

晉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褾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干寶以爲晉之禍證也及惠帝踐阼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

没戎狄内出外之應也天下撓亂宰輔方伯
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
璹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干寶曰男女
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費幣不同今婦
人以兵器爲飾妖之甚者是時婦人結髮者
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始自中宮
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終亡天下
惠帝元康太安之間江淮有敗橋自聚于道

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干寶曰屩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故者疲弊之義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屩聚道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絶王命也自是兵革歲起百姓怨叛近服妖也

魏初造白恰横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顔俗傳行之至永嘉間稍去其縫名無顔恰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

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
貌也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
及其終極至于大恥也其後二帝蒙塵天下
媿焉
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曰
此古之繐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
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擾帝亦遇害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紒識者曰紒者
在首爲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

縛紒臣道上侵君之象也後果有王敦陵上之變

晉初爲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爲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竊非據也時爲衣者又上短帶纔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

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爲袴者直幅爲口無
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公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豹尾儀服
之主大人所以豹變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
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亡其豹尾示不
終也尋被廢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着帽頭天戒若曰頭者
元首帽者助元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
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至安帝時桓靈

寶篡位

太元中公主婦女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常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爲假髻或名假頭貧家不能辨者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未幾孝武晏駕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臘縛蒻爲頭是假頭之應

桓靈寶篡位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爲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頗類轜車靈寶尋敗

此服妖也

恭帝時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尋而受終于宋

南齊武帝永明中宮內服用射獵錦文爲騎射兵戈象至建武初虞大爲冠

永明中蕭諶開博風帽後裒之制爲破後帽及武帝後諶建廢立誅滅諸蕭其後民間又制倚勸帽及海陵廢明帝立勸進之事倚立

可待也

明帝建武中帽裊覆頂東昏時以爲裊應在下而在上不祥斷之蓋羣下反上之象

東昏侯永元中自造遊宴之服綴以花采錦繡又造四種帽因勢爲名一山鵲歸林詩述鵲巢夫人之德帝寵嬖淫亂故鵲反林藪二兎子度坑天意言將有逐兎之事三反縛黃離嘍黃口小鳥也反縛面縛之應四鳳凰三橋鳳爲王者嘉瑞三橋梁王宅也

後齊文宣末年衣錦綺傅粉黛數爲胡服微行市里粉黛婦人之飾陽爲陰事君變爲臣之象及太子嗣位被廢爲濟南王又齊氏出自陰山胡服者將反初服也錦綵非帝王法服微服者布衣之事皆齊亡之効

後主好令宮人以白越布折額狀如髽幗又爲白蓋二者喪禍之服後主果爲周武所滅父子同時被害

後主又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繿縷服行乞

其間以爲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其後果爲周敗被虜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賣燭爲業

後周宣帝大象元年制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侍官服五色雜以紅紫天下車以大木爲輪不施輻朝士不得佩綬婦人墨糙黃眉又造下帳如送終之具五皇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帝親讀版祭之又將五輅載婦人身率左右步從又倒挂雞及碎瓦於

車上觀其作聲以爲笑樂皆服妖也未幾宣
帝晏駕而政由於隋
隋開皇中房陵王勇在東宮及宜陽公王世積家
婦人所服領巾製同槊幡軍幟婦人爲陰臣象也
而服兵幟臣有兵禍之應未幾勇遇害世積坐誅
唐高宗上元中制九品已上佩刀礪筭袋紛
帨爲魚形結帛作之爲魚像鯉強之意至則
天時此制遂絶景雲後又佩之
中宗女安樂公主有尚方織成毛裙合百鳥

毛正看旁看日中影中各爲一色百鳥之狀
並見又令尚方取百獸毛爲韉面視之各見
本形韋后又集鳥毛爲韉面自安樂作毛裙
百官家多效之江嶺奇禽異獸毛羽採之殆
盡至明皇初悉命宮中出奇服焚之不許士
庶服錦繡珠翠之服自是採捕漸息
中宗時韋庶人妹嫁將軍馮太和嘗爲豹頭
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太
和死再嫁嗣虢王及誅韋后亦斬首以獻此

殆服妖也

洪範政鑒卷第六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六之下

木行下

龜孽

前秦符堅時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養之食以粟及死藏骨大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兆也隋文帝開皇中掖庭宮每夜有來挑宮人者

帝曰門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因戒宮人曰若逢但斫之後有物如人夜來登牀宮人抽刃斫之若中枯骨其物落牀而走逐之入池而沒明日涸池得一龜徑尺餘上有刀迹殺之遂絶龜者水居而靈陰謀之象時晉王諂媚宮掖求嗣之應

朱梁末帝龍德中許州獻緑毛龜宮中造室以蓄命曰龜堂其後李嗣源中興唐祚果符歸唐之命

雞禍

京房曰有始無終厥祅雄雞自齧斷其尾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惑衆在位厥祅雞生角又曰雞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明又曰君用婦人言雞生祅雞鳴不鼓翅國大害雞夜鳴有急令昏鳴百姓有事人定鳴多戰夜半鳴流血漫漫

周景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劉向以爲近雞禍也時王有愛子子鼂欲立之田

于北山將因衆殺嫡子之黨未及而亡三子爭國王室大潰其後賓起誅死子鼂奔楚而敗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雌雞化爲雄毛衣變而不鳴不將無距

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

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又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事猶石顯也其後顯伏罪或曰石顯何足以當此昔武王曰牝雞無晨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由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雞變乃國家占妃后象也案王氏之權自鳳始受爵位故雄雞有角明視作威專君害上危國者從此始也其後羣弟世權至莽遂簒天下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蔡邕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是後黃巾之擾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

大潰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爲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晉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死王隱曰雄者嗣子之象坑者母象今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爲母所陷害乎其後賈后果誣殺愍懷

大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霤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者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爲玘滅雞禍見玘家又天意也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爲雄天戒若曰雌化爲雄臣陵其上其後敦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閻嵩家雌雞生無右翅彭城劉象之家雞有三足時主相並用尼媼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爲赤雄雞不鳴不將是桓靈寶將篡不能成業之象至四年荆州又有雞生角角尋落時靈寶始擅西夏狂慢不肅天戒若曰角兵象尋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若曰衡陽桓靈寶楚國封略也及靈寶篡位果八十日而敗

後魏孝文太和元年五月京師雌雞二頭上

生冠如角時文明太后臨朝信用羣小之應
宣武正始元年八月河内民家雞雛尾上復
有一頭口目具二頭皆從頸後各二翼二足
旁行時帝頗任羣小朋黨邪佞于政之驗
孝明正光元年正月虎賁中郎將蘭兆家雞
雄雌各二頭上生兩角時靈太后專政之應
隋文帝開皇中雞鳴不鼓翅類腋下有物妨
之翻不得舉識者云肘腋之臣當爲變其後
大臣多夷滅諸王廢黜太子幽廢

煬帝大業初天下雞多夜鳴時軍國多務用度不足急令暴賦人不聊生各起爲盜戰爭不息屍骸被野

下體生上之病

韋昭曰若牛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禍也

漢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劉向曰近牛禍先是孝王驕奢起苑方三百里宮館閣道相連三十餘里納邪臣羊勝之計欲求漢嗣刺殺議臣爰盎事發負

斧歸死既退歸國猶有恨心內則思慮㱿霿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於背下干上之象猶不能自解發疾暴死又凶短之極也

青眚青祥

漢桓帝永興二年四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商爲臣徵爲事蓋爲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時

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誅滅

晉武帝咸寧元年八月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即徙封琅邪孫盛以爲中興之表晉室之禍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豕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其後韓謐誅而韓族殲此青祥也

齊海陵王初立文惠太子家有物長數丈青色直上天聲如雷此青祥也後海陵廢

陳後主祥明二年四月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淮至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近青祥也京房曰鼠無故羣居不穴衆聚者其君死未幾陳亡

後魏莊帝永安二年三月甲子夕辰地青氣緣山西北引至天半氐地亦有氣皆廣四丈許二氣相接久之滅是年帝晏駕

金沴木

魯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此近金沴木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迺作主後六月又吉禘於太廟而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於太廟躋釐公左丘明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躋釐公於愍上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紊賢父聖祖之大禮故屋室自壞

漢景帝三年十二月吳二城門自傾劉向以

爲近金沴木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漢稱疾不朝陰與楚王戊謀爲不軌城猶國也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卒起兵身死國亡京房曰上下咸誖厥妖城門壞

宣帝時大司馬霍禹第門自壞時禹內不順外不恭見戒不改卒受誅

哀帝時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度驕嫚不恭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自殺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曰太學前疑所居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淪敗

永康元年十月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沴木也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前後頓壞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彊陵主此皆

小人顯位紊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起東方兵動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明年王允殺董卓夷三族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明年春李傕郭汜鬬長安中迫劫天子移置傕塢冦鈔公卿虜掠乘輿輜重

陳後主祥明元年六月宮內水殿若有刀鋸斫伐聲其殿無故而倒七月朱雀航無故自

沉時後主盛脩園囿不虔宗廟水殿者遊宴之所朱雀航者國門大路天戒若曰宮室毀津路絶後主不悟果爲隋滅宮廟爲墟

後齊後主武平七年秋穆后將如晉陽至北宮內門所乘七寶車無故陷入地牛没四足是歲齊滅后被虜

後周武成建德六年青城門無故自摧青者東方色春宮之象時皇太子無威儀禮節青城門摧者太子不勝任之應帝不悟明年太

子嗣立果爲無道周室危亡

隋齊王暕於東都起第構寢堂其栿無故而

折時煬帝上無太子天下皆以暕次當立公

卿屬望暕遂驕恣呼術者令相爲厭勝之事

堂栿自折木失其性姦謀之應也天見變戒

之暕不悟果得罪

洪範政鑒卷第六之下